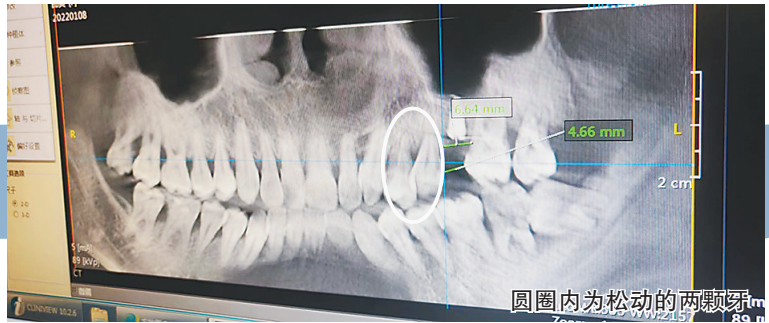


市民郎女士投诉：

种了一颗牙后 旁边俩牙松动了

优诺口腔：费用不退 再治给打折 相关专家：种牙前应先治牙周病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文**/摄）近日，哈市市民郎女士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反映，之前在哈市优诺口腔爱建店种牙，植入植体后当晚，其相邻一侧的两颗牙就出现松动，之后松动情况越来越严重，最后医生建议将其松动的两颗牙拔掉，再种一颗牙，中间用一颗假牙相连，但费用自理。2日，生活报记者来到位于道里区上海街的优诺口腔进行走访。



患者：种牙前没松动 植入后开始松动

“我去种牙前，前面那两颗牙没有松动，植入植体后才出现的松动。”郎女士回忆说。

据郎女士的病历记录显示，她今年1月8日进行了种牙植入植体小手术，之前的病历记录里没有显示其相邻两颗牙有松动的迹象。郎女士说：“种牙前，医生会对口腔进行全面的检查，有问题的牙大概是什么情况会和患者说下，治不治要看患者的意愿。当时我还问医生我这两颗牙有轻微松动但不松动的现象，用不用先治疗错位再种牙，医生当时告诉我‘不用’。现在松动的两颗牙

那时要松动的话，医生能不告诉我吗？”

郎女士表示，自己之后去相关专业牙科医院检查过，之所以会松动，可能和牙位置相邻的两颗牙距离太近有关，“我问过其他专业牙医，还查过相关资料，缺失牙的牙位间隙至少要达到6至7毫米，而从我的片子可以看见，间隙最小的地方还不到5毫米，我怀疑医生术前没有制定周全的诊疗方案，以至于在没有达到理想的种植状态下，强行将植体植入造成的。而且这不到5毫米的距离，还是医生将后面的牙磨薄后才达到的，要不不植入植体都难。”

优诺口腔：费用不退 再治给打折

随后，生活报记者来到优诺口腔爱建店，接待部负责人许先生接受了采访。“郎女士现在的情况，我们医生建议她将松动的两颗牙拔掉，总共三颗缺失的牙位置上，两边各种一颗，中间用牙冠相连，这些费用我们会给打折。”许先生提出解决方案，但郎女士并不认同：“我来种牙前，前面那两颗牙是好的，因为你们的疏忽导致了松动，只能拔掉再种，这个费用不应由我来负责，而且理完植体还要再等半年才能种牙，这期间的不便可想而知，我的诉求是，除了这两颗松动牙的费用由你们承担外，我之种前牙的费用需要退费。”

“但通过口腔的CT片可以看见，郎女士有牙周疾病，这两颗牙的松动是受牙周病影响所致。现在医生也不确定植入植体前那两颗牙是否松动，但植体能成功植入是不会导致牙齿松动的。”随后，许先生记述了郎女士的诉求后表示：“我会向青岛总公司上报，等总公司的处理结果。”

3日下午，记者接到郎女士的电话，她表示优诺口腔给她答复了：“他们不同意我的诉求，只是说接来下的费用会给打折，之前的费用不会退还。如果我不同意的话，建议我走司法鉴定，让我找第三方去认定这个责任。”

相关专家：种牙前应先治疗牙周病

看可能和牙间隙过窄以及牙周病有关，由于牙间隙过窄植入植体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相邻牙根，但正常人的这个在植入后几个月内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不会出现松动的问题。但郎女士有牙周疾病，一旦相邻牙根被冲击很难恢复。“该专家表示。“那么像郎女士的情况就不能种牙了吗？”“可以种牙，但要先治疗牙周病，在经过

一段系统的牙周治疗后，牙周病得到一定控制的情况下才能种牙，否则确实容易出现牙齿松动的问題。”

对于郎女士的维权问题，相关专家表示：“与医院协商无果的话，可以去属地地区的卫生健康局进行投诉。”

对于该事件，本报将持续关注。

拍卖公告

黑龙江信和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于2022年08月12日以网络竞价的形式公开举行专场拍卖会。本专场拍卖会以标的现状拍卖，设有保留价，拍卖标的为：

序号	标的所涉及房屋名称	建筑面积(㎡)	起拍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1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庙街78号1至6层整栋房屋的全部权益	1475.34	600	30

一、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房屋所在地现场展示；

二、特别说明：
1、本次性变标的按标的现状进行拍卖，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质量和产权等问题由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房屋所在地确认，委托及拍卖公司不承担拍卖标的中涉及的房屋有关过户登记等的瑕疵担保责任。

2、该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相关资料不符合办理房屋确权及不动产登记的条件的，如因国家相关规定而产生的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可能无法过户的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委托及拍卖行对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有关过户登记等相关问题不做任何保证，该标的一经成交，所有权利义务均发生变更。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人请于2022年8月11日16时前(以保证金到账为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保证金(交纳保证金账户：黑龙江信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宏博支行，账号：08501601040005612)并携带转账凭据及有效证件(个人持身份证、单位持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代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受理。

四、竞买人资格审核及报名时间地点：2022年08月09—1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304号美禾大厦B座10层1009室
五、自由竞价时间：2022年08月12日上午9时01分开始
竞拍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 (中拍平台)
四、详情咨询电话：徐先生 18045688953 13796802000陈女士



在向患者和院方了解情况后，记者联系到道里区一家牙科医院的相关专家，请其对该事件进行分析。

“现在患者和医院主要纠纷在于两点，植入植体前牙齿是否松动和植入后为何松动。从病人的病历来看，植入植体前没有发现牙齿松动的记录，而植入后牙齿出现了松动，这个从CT片子上



刘大姐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补的质量。只要活干得漂亮，大家愿意来，也乐意介绍朋友来。

现在“藏”在小门斗里的她俩，手艺已传开，松北、香坊的老主顾、新居民每天慕名而来，“做得不好，顾客就不会再上门了。”夏大姐说，缝缝补补虽然是小手艺活，但也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有些有难度的，她们俩也要研究讨论怎么补救最完美，她们修补过一件珍贵的演出服，拿回家干了两个通宵才修补好。

没有门面，没有地址，她

提起缝缝补补，在过去是很多人都会的一种生活内容，无论男女，都能拿起针线走上几针。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已不会做针线活了，于是，街边就有了像刘大姐和夏大姐这样专门从事缝补手艺的缝补工。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补的质量。只要活干得漂亮，大家愿意来，也乐意介绍朋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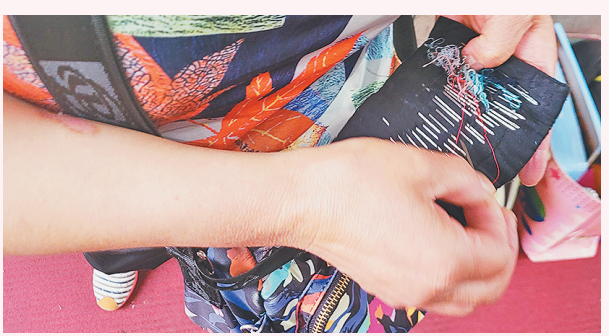
现在“藏”在小门斗里的她俩，手艺已传开，松北、香坊的老主顾、新居民每天慕名而来，“做得不好，顾客就不会再上门了。”夏大姐说，缝缝补补虽然是小手艺活，但也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有些有难度的，她们俩也要研究讨论怎么补救最完美，她们修补过一件珍贵的演出服，拿回家干了两个通宵才修补好。

没有门面，没有地址，她

文/摄 生活报记者 张立 梁晨

随着街头车水马龙，人们开启了一天的生活，沉寂一夜的商圈也开启了它的繁华和喧嚣。55岁的刘大姐和53岁的夏大姐，准时出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新一百商圈一处商业街不起眼的门斗内。她们放下板凳、摆好针线兜，赶来取衣的客人也相继出现。

裤子有洞、外套开裂、毛衣散开……刘大姐和夏大姐是现在已不多见的街头手艺人。她俩的手艺，不像捏泥人、画师的手艺那么艺术、有美感，但却非常实用，用一针一线缝缝补补，便利市民的生活，也编制着自己小家的希望和梦想。



打小就会绣花缝补
见邻居干自己也试试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补的质量。只要活干得漂亮，大家愿意来，也乐意介绍朋友来。

现在“藏”在小门斗里的她俩，手艺已传开，松北、香坊的老主顾、新居民每天慕名而来，“做得不好，顾客就不会再上门了。”夏大姐说，缝缝补补虽然是小手艺活，但也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有些有难度的，她们俩也要研究讨论怎么补救最完美，她们修补过一件珍贵的演出服，拿回家干了两个通宵才修补好。

没有门面，没有地址，她

提起缝缝补补，在过去是很多人都会的一种生活内容，无论男女，都能拿起针线走上几针。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已不会做针线活了，于是，街边就有了像刘大姐和夏大姐这样专门从事缝补手艺的缝补工。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补的质量。只要活干得漂亮，大家愿意来，也乐意介绍朋友来。

现在“藏”在小门斗里的她俩，手艺已传开，松北、香坊的老主顾、新居民每天慕名而来，“做得不好，顾客就不会再上门了。”夏大姐说，缝缝补补虽然是小手艺活，但也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有些有难度的，她们俩也要研究讨论怎么补救最完美，她们修补过一件珍贵的演出服，拿回家干了两个通宵才修补好。

没有门面，没有地址，她



想回家养老
担忧成了最后的手艺人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补的质量。只要活干得漂亮，大家愿意来，也乐意介绍朋友来。

现在“藏”在小门斗里的她俩，手艺已传开，松北、香坊的老主顾、新居民每天慕名而来，“做得不好，顾客就不会再上门了。”夏大姐说，缝缝补补虽然是小手艺活，但也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有些有难度的，她们俩也要研究讨论怎么补救最完美，她们修补过一件珍贵的演出服，拿回家干了两个通宵才修补好。

没有门面，没有地址，她

提起缝缝补补，在过去是很多人都会的一种生活内容，无论男女，都能拿起针线走上几针。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已不会做针线活了，于是，街边就有了像刘大姐和夏大姐这样专门从事缝补手艺的缝补工。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补的质量。只要活干得漂亮，大家愿意来，也乐意介绍朋友来。

现在“藏”在小门斗里的她俩，手艺已传开，松北、香坊的老主顾、新居民每天慕名而来，“做得不好，顾客就不会再上门了。”夏大姐说，缝缝补补虽然是小手艺活，但也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有些有难度的，她们俩也要研究讨论怎么补救最完美，她们修补过一件珍贵的演出服，拿回家干了两个通宵才修补好。

没有门面，没有地址，她

提起缝缝补补，在过去是很多人都会的一种生活内容，无论男女，都能拿起针线走上几针。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已不会做针线活了，于是，街边就有了像刘大姐和夏大姐这样专门从事缝补手艺的缝补工。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补的质量。只要活干得漂亮，大家愿意来，也乐意介绍朋友来。

现在“藏”在小门斗里的她俩，手艺已传开，松北、香坊的老主顾、新居民每天慕名而来，“做得不好，顾客就不会再上门了。”夏大姐说，缝缝补补虽然是小手艺活，但也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有些有难度的，她们俩也要研究讨论怎么补救最完美，她们修补过一件珍贵的演出服，拿回家干了两个通宵才修补好。

没有门面，没有地址，她

提起缝缝补补，在过去是很多人都会的一种生活内容，无论男女，都能拿起针线走上几针。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已不会做针线活了，于是，街边就有了像刘大姐和夏大姐这样专门从事缝补手艺的缝补工。

刘大姐和夏大姐来自安徽铜陵，是一个村的好姐妹。1996年，20多岁的两人结伴从农村跟着各自的丈夫来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讨生活。

“当时，在哈尔滨租房子住，有邻居就靠缝补手工活儿挣钱，自己也是好手儿，就决定也试一试。”夏大姐告诉生活报记者，她们家乡的女孩子都是从小学跟着老人学习绣花缝补技能的，还会编织毛衣。当时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与刘大姐商量，两人选在哈一百(现在的新一百)商

圈一处地下商业街门口摆起了织补的地摊。

“那时候哈尔滨地下商业街刚开，很热闹，每天人流聚集很是繁华，这里摆摊肯定生意好。”商业街出口的小角落，就是她俩最初的“工作间”，一个小马扎、一盘针线就是最初的工具，这里也开启了她俩缝补工的新生活。

夏日风吹日晒、冬天凛冽风雪，刘大姐和夏大姐每天到在这里缝缝又补补。2000年的时候，商业街改造，改出了过街通道，她们也从室外挪到了通道的门斗里，算是有了“憩息”的地方，而这一干就是26年。

“这里也是临时的，阴天下雨淋不着就行，已经挺好了。”记者见到刘大姐和夏大姐时，她们正在门斗处缝衣服，虽然这里到了秋冬透风透寒，但她们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守着的是个露天缝补摊，但一步一个脚印靠手艺赚钱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感觉心里踏实。而且觉得缝补的这个美德不能丢，这手艺得留着。”夏大姐的说法，也让刘大姐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为啥在哈尔滨这几十干这么多年，感觉哈尔滨的人都特别热情，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份被认可的工作，很满足了。一些常来的顾客一来二往也成了熟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照，送给我们自己制作的食品，附近商户也给送冰棍送水，有病了还帮着买药，让我们挺感动的。”

缝的是岁月情怀，补的是勤俭美德。采访结束时，两位大姐也表示，靠手艺贴补家用，现在家里的孩子都上大学快毕业了，她们年岁也大了，眼睛恐怕不行了，也不知道缝补的手艺能干到哪天。几次回去，看到家乡的年轻人也极少有学缝缝补补手艺的了，也许她们是最后一批街头缝补工了。夏姐说：“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回家探亲休假一个月，今年回家家里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老家养老，如果我们不干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老顾客，也不希望这老手艺没有人传承。”

俩的好手艺成了生意的“活招牌”。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央大街附近曾经有不少缝补工，但走了一波又一波，她俩是干得最久的。刘姐告诉记者，缝补的价格最低5元钱，一般看损坏的程度收费，但她感觉来修补的市民不特别重价格，看重的是织